



□ 老武

我们有多久没写信了?

这个问题常见于老派学人的随笔文章里以及各路文化人聚集的饭局上,用以感叹世道不古、技艺沦丧。其实这是个伪问题——在科技进步、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确很少提笔写信了,年少时的情书和小纸条已成压箱底的宝物,但电子邮件和短信、飞信、微信等等各种信,几乎每天都在写来写去。微博兴起后,私信又成了沟通利器和引爆热点话题的导火索。人是群居动物,永远渴望与其他人沟通,我们没有停止写信,只是信的形态、介质和表达方式都变了,仅此而已。

书信体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见信如晤。即便收信人从未谋面,甚至有些永远没机会再见,你还是有给自己景仰或神交已久的那个个人写封信的权利。字落纸面的时候,那人音容笑貌浮现眼前,好像看了场自己编剧的电影,很爽。

这本《私信@他们》就满足了书信爱好者表达欲和偷窥癖——我们爱写信,我们也爱读别人的信,就像有人喜欢坐而论道,还有人喜欢搬个板凳围观,对话者和观众共同完成了一次脑力激荡和思想碰撞。所以2011年底的时候,绿茶说他在鼓捣很多人写信的一个专题,我就觉得结果会很精彩:跨越时空的对话,写给所有人看的“私”信,明知道收信的那个人不可能真的收到信,所以随便夸还是骂都没人还嘴,又很爽。

二十多位文化人并不私密的“私信”,在2012年春节期间变成了《文史参考》的一期特刊,据说反响颇好,那种精致、文雅的小趣味,打动了很多读者的心灵。现在,这些信件又变成了一本书,看看这些写信的人:谢泳、杨照、余世存、周泽雄、马勇、邵建、解玺璋、谢志浩、崔卫平、阿丁、史航、江晓原、蒋方舟……从文到史以至科学,从学者、作家以至网络意见领袖,从年长的到年幼的,这批作者的甄选可以说煞费苦心,相当混乱,基本涵盖了当下文化界一个个松散又彼此勾连的小圈子。再看看收信的那些人:孔子(上来就拿圣人开刀)、杜甫(他很忙)、袁世凯、梁启超、张爱玲、牛顿(苹果公司代言人)、周扬、储安平、蒋介石……这是怎样的一个阵容?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照我看,这是小众趣味试图引发大众反响的另类尝试,有句广告词说得好——私信,不只是吸引,简直是勾引。

这些私信里面,有些是专业研究者写给研究对象的告白,比如谢泳写储安平、马勇写袁世凯、邵建写梁启超,都是在书斋里琢磨了好些年,有些话憋在心里不吐不快。例如邵建说:“以革命党为首选的民主主义革命,不但错失了宪政,也错失了民主。这是民主的劫数。”也有些私信属于在现实生活中受够了烟熏火燎,需要去历史中找个前辈倾诉一下,不能叫借古讽今,多少也有些以史为鉴的意思。周实对陶渊明说:“文学若不关心政治,政治并无什么损失,至少没有大的损失。政治若是关心文学,文学就难以适从了。”这些话是写给谁看呢?只能说“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躺着也中枪。

写这种公开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行文中得考虑穿插叙述性质的话,以防读者看得晕乎。可以发现,当收信对象是很古的古人时,给读者介绍此人情况的话反而不必多说;而越是离当代近的人,比如民国人物和经历过1949年以后那些政治运动的苦命文人,关于他们的纷纷扰扰就得耐心解释,但又总是欲说还休。谢泳追问:“安平先生,您在哪里?”黄道炫讲了蒋介石写在日记里的心路点滴,以及蒋在不同时期对政局的看法,其目的都是为了在短短一封信中,还历史以本来的面容。

三年前的一天,我在一些朋友的博客间闲逛,逛到雨兰那儿看到,她隔一段时间就把自己读过的书目拉一个单子,其数量之多,其内容之广,让我这个专业作家都自叹不如。譬如,我早就打算好好读读钱穆,可是至今只读了一本,雨兰却把钱大师的著作几乎读遍。再如,法布尔的《昆虫记》,皇皇十卷二百万字,一般人会望而生畏,而她就能完完整整地读下来。在今天,这样的读书人实属罕见。

现在读到雨兰的《乘着语言的翅膀》,就进一步了解了她的读书生活。原来,雨兰从年轻时起就是个书迷,不仅把读书当做了人生第一乐事、快事,还当做“一生的事情”。许多人都知道,明朝嘉庆年间,著名藏书楼天一阁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

宁波知府邱铁卿的内侄女钱绣云是个书痴加才女,她为了能登阁读书,就托人做媒嫁到了天一阁的主人范家,但万万没想到,因为范家有族规,妇女不能登阁,致使钱绣云抑郁成疾,含恨而终。雨兰说起这个故事,既为那个爱书的钱小姐痛惜万分,又为自己生在当代而倍感幸福:一是因为古人能有好书留下来,自己又能读到;二是因为自己还能有一些闲工夫用于读书。像雨兰这样的城市女性,一到周末多是逛商店,购置时装和化妆品之类,她却经常布衣素面,坐着公交车去书店,去公园里的书摊,在那里流连忘返。她翻阅着那些书,还时常这样想:如此美轮美奂,惹人爱怜的书,不购置回家,愉悦眼目身心,岂不可惜了?于是,那些书跟着她回家就是笃定了的,让她含英咀华、齿颊留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她不只让自己享受这份“清福”,还早早把孩子也培养成了小书虫,母女俩一起沐浴着书香,如痴如醉。在过去,我们的老祖宗特别提倡“诗书传家”,把一些真正的读书人称作“读书种子”。这种人,不以功利为第一念想,读书只是源于生命中对文化、对文明的强烈渴求。我认为,雨兰恰恰就是这样的一颗读书种子。

雨兰是位诗人,曾在《诗刊》、《星星》、《诗选刊》等刊物发表过大量作品,出版过诗集。而且,她的散文也写得很漂亮,这个集子里就收录了一部分近作。我特别喜欢其中的《大地笔记》,文笔丰美灵秀、天真活泼、童趣盎然。你看,雨兰在大地上行走,与那些小动物、昆虫和花花草草相遇,倾听着它们的倾听,讲述着它们的讲述;她赞美小动物们的劳动,原谅它们对人类的打扰,心中充满了怜爱与温柔;她赤裸着双脚站在大地上,感受到大地的温暖和湿润的颤抖,感受着大地那承载了无数生命的深沉的醉意……此情此景,是何等感人!这一组短散文,她是站在“采取事物的立场”上写的,便有了一种别致的视角与情怀。老子在《道德经》中,多次讲到人性修炼的一个至高境界——“复归于婴儿”,从雨兰的散文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一颗近乎于童朴状态的文心。我认为,她的这颗文心,也是由书香墨香浸润出来的。

因为书读得多,一方面,书与书多相映照,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雨兰写作的思路,拓深了她的思想厚度;另一方面,润泽了她的语言、她的笔致,她笔下的文字因此而丰美、灵秀、精到,而阅读视野的宽阔,让她在女性的细腻与温润之外,又具有一种朴厚的人文情怀。兼之,雨兰本身就是位优秀的女性诗人,她文字中那种诗意的流淌与润泽,她对语言的锤炼等,也皆非一日之功。在《乘着语言的翅膀》中,无论是写人叙事,还是谈书论画;无论是写景状物,还是抒情达意,雨兰总是处理得熨帖自然,开合自如,你读着她的文字,感觉她就在你对面,向你娓娓道来,沉静自若,不疾不徐,理性、智性、感性交融糅合,不仅带给人审美的愉悦,还有一种温暖的感动。

搞文学的人常讲一个词语:时代气息。那么今天的时代气息是什么味道、什么成分?我不说,大家也能嗅得出来,反正是书香墨香越来越少,与包裹着地球的臭氧含量成正比。因此,像雨兰这种醉心于书香墨香、自己又制造书香墨香的人,就特别难得。今天,我们享受着她这本书散发的书香墨香,同时也期待着她在今后有更多、更精彩的“书余闲话”讲给我们。

□ 赵德发

## 【原色视域】

## 中产阶级心灵史

□ 韩青

正在热播的《北京青年》,号称是赵宝刚的青春三部曲的结尾篇,但是看着更像是赵导演的中年危机之作,剧中大姑娘小伙子的扮相年龄偏大,明摆着已经是后青春期了。另有几个中年爹妈出来为人处世都很屌丝状,仿佛为特别衬托和强化他们怒放的青春似的。至于剧中主题之“重走青春”,无非是赵导演“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心理变形而已。不过,这部失败的青春偶像剧,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小资青年的小叛逆心态到中产家庭的不成熟状态,倒是一种曲折而真实的影射,由此,强力推荐一部美国中产阶级心灵史——长篇小说《自由》(南海出版公司)。

翻译成中文将近五十万字,六百多页的《自由》,读来酣畅淋漓,特别过瘾。如果改编成影视,应该是电影《美国丽人》和电视《绝望主妇》的混合版,性、爱情、友谊、金钱、权力、抑郁、孤独、绝望、幻灭、伤感、希望、重生……兼之美国社会的流行文化、商品时尚、网络经济、媒体暴力、能源危机、人口膨胀……甚至还有其两党政治,总之,是中产家庭众生相和美国社会全景式描写。所以,要隐私有隐私,要公益有公益,你想看什么就有什么,当然好看。

就书中人物与故事而言,有家庭、婚姻、代际关系盘根错节,其实细说起来也不复杂,不过就是女主角帕蒂和丈夫沃尔特、情人卡茨之间的纠葛。女大学生、篮球运动员帕蒂出生在一个议员之家,父母是虚伪的政客,对孩子们缺少关爱,她就用一生反其道而行之,嫁了个老实本分的沃尔特,做全职妈妈相夫教子,溺爱儿子乔伊。想不到十几年之后,乔伊却因为和邻家女孩的情事,与她决绝来往,杰西卡也重蹈她的叛逆青春,而帕蒂自己则开始酗酒,与丈夫的挚友卡茨偷情,离家出走。上述情节框架,由各个角色的视角分别陈述,横看成岭侧成峰,人生的远近高低各有奋斗与宿命。最终,到底是畅销书的底色,好莱坞剧情片的大团圆结局,帕蒂和沃尔特重修旧好,卡茨完成浪子音乐事业,乔伊在泛性交际中找到真爱,杰西卡也知道了如何在支离破碎的人际关系中做自己。还有一众七大姑八大姨的亲友们,也都从此过上他们各自想要的幸福生活。这个结尾对于整部小说算是败笔,不过,考虑到书中的911事件对美国社会的描绘,大概美国人民也确实很需要这样的安慰。小说为什么取名为《自由》呢?封面一行小字点题:“自由带给我们的,原来是幸福之外的一切……”哦,对现实的批判性,又被宿命式的语言颠覆掉。

这种颠覆,既是小说实力也是营销姿态。作者乔纳森·弗兰岑,1959年出生于美国,作品曾获得普利策奖提名和美国国家图书奖,据说是近十年来唯一能够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作家,奥巴马总统曾因在《自由》上市前阅读样书而引发舆论不满;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力邀他上节目,但被其拒绝;作为文学标杆的《巴黎评论》2010年冬季号推出对他的专访,并将之列入以海明威、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斯等人为代表的“美国伟大小说家”的阵容。很夸张吧,但读读《自由》的文字,仅就小说语言层面的水准而言,还真有些大师气象。

抛开小说翻译环节种种的可能问题,《自由》的语言,成功地制造出了中产阶级层次错落的心灵空间。比如,放浪的卡茨之与女人“女性身体本质上的同一性,并不排斥无穷无尽的多样性”;而他对自己衰老的体察,也是在身心分离的意识中产生“老卡茨已经沦落到了这种地步:被自己的歌声打动了”。再比如绝望主妇帕蒂抗拒日常生活的平庸性,从反省使用信用卡开始:“使用现金要求你做加减法。还得注意那个给你找钱的人。也就是说,有那么一小会儿,你无法百分之百地酷着,无法百分之百地沉浸在你的小世界当中。可是用信用卡就不必如此了,你只需要冷漠地把卡递出去,然后再冷漠地收回。”

很奇怪的,中国近几十年来的进程,中产阶层的努力奋斗与对这个阶层在文学艺术上的整体轻蔑同步进行,奔小康的行动与乌托邦的梦乡,像白昼与黑夜,分割开人们对中产阶层的印象。亲情、温情、友情,甚至色情,都可以分配给中产阶层去享用,而讲到文艺化内心活动与心灵空间,似乎就没有中产阶层的社会配额。在标榜有人文关怀的纯文学旗帜下,中产阶层男女们多数是一副副猥琐无聊的嘴脸,恰如《北京青年》里的庸碌爹妈。从为中产阶级争取内心活动和心灵空间的存在感的角度上,《自由》可以当做一部有现实关怀的范式阅读文本:人物不少,事情不多,线索清晰,语言的批判性与抒情性兼备,搁在当今中国纯文学作家作品当中,亦算得上“无愧于时代”的写作样本。

## 书香墨香润文心



《乘着语言的翅膀》  
雨兰 著  
文心出版社  
2012年3月出版

《私信@他们》  
绿茶 主编  
新星出版社  
2012年8月出版

## 此心遥寄尺素

的收到信,所以随便夸还是骂都没人还嘴,又很爽。

二十多位文化人并不私密的“私信”,在2012年春节期间变成了《文史参考》的一期特刊,据说反响颇好,那种精致、文雅的小趣味,打动了很多读者的心灵。现在,这些信件又变成了一本书,看看这些写信的人:谢泳、杨照、余世存、周泽雄、马勇、邵建、解玺璋、谢志浩、崔卫平、阿丁、史航、江晓原、蒋方舟……从文到史以至科学,从学者、作家以至网络意见领袖,从年长的到年幼的,这批作者的甄选可以说煞费苦心,相当混乱,基本涵盖了当下文化界一个个松散又彼此勾连的小圈子。再看看收信的那些人:孔子(上来就拿圣人开刀)、杜甫(他很忙)、袁世凯、梁启超、张爱玲、牛顿(苹果公司代言人)、周扬、储安平、蒋介石……这是怎样的一个阵容?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照我看,这是小众趣味试图引发大众反响的另类尝试,有句广告词说得好——私信,不只是吸引,简直是勾引。

这些私信里面,有些是专业研究者写给研究对象的告白,比如谢泳写储安平、马勇写袁世凯、邵建写梁启超,都是在书斋里琢磨了好些年,有些话憋在心里不吐不快。例如邵建说:“以革命党为首选的民主主义革命,不但错失了宪政,也错失了民主。这是民主的劫数。”也有些私信属于在现实生活中受够了烟熏火燎,需要去历史中找个前辈倾诉一下,不能叫借古讽今,多少也有些以史为鉴的意思。周实对陶渊明说:“文学若不关心政治,政治并无什么损失,至少没有大的损失。政治若是关心文学,文学就难以适从了。”这些话是写给谁看呢?只能说“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躺着也中枪。

写这种公开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行文中得考虑穿插叙述性质的话,以防读者看得晕乎。可以发现,当收信对象是很古的古人时,给读者介绍此人情况的话反而不必多说;而越是离当代近的人,比如民国人物和经历过1949年以后那些政治运动的苦命文人,关于他们的纷纷扰扰就得耐心解释,但又总是欲说还休。谢泳追问:“安平先生,您在哪里?”黄道炫讲了蒋介石写在日记里的心路点滴,以及蒋在不同时期对政局的看法,其目的都是为了在短短一封信中,还历史以本来的面容。

## 微博书评

必读之本:《致一百年以后的你》。有些诗在愉悦你的语感的同时,总给你的心灵带来长久的苦痛,甚至为人类周而复始的人祸感到绝望,茨维塔耶娃的诗就带有这种特质。不同于策兰的高度浓缩和晦涩,她的诗热情明快,充满美和爱的向往,而这种向往是虚妄无望的,可以称为“热情的绝望”,是阳光下对罪恶无望的挽歌。

波斯蜗牛:断断续续读《通俗爱情》,实在是我的阅读时间只能断断续续。很久没读到写日常、鸡毛蒜皮和纠结的“通俗”爱情这么有滋味的小说了。人物的小心思,一触即发的动作,口语化的对话(对话不该口语化吗?问题是现在有那么多不说人话的小说),都让我几度近乎老泪纵横。独眼写得真好,我又相信爱情了。

康定斯基:给小朋友读浙江文艺出版社《爸爸和朱利安、小兔子巴尼在一起的二十天》。写下《红字》的霍桑的一本亲子小书。没有离奇故事,全是妈妈不在家时父(47岁)子(5岁)的琐事。小朋友多次会心大笑,可见征服孩子不一定靠故事,真情更动人。“我很满意他将代替我年轻。”霍桑这话一下击中我这个老家伙。